

近四十年海峽兩岸情文精品
人情·物情

情

人世界



1267-2812C3
近四十年海峡两岸情文精品

情人世界

人情·物情

(下)

李海鸣 编

漓江出版社

情 人 世 界 (下篇)

李海鸣 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25 插页2 字数156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3,000 册

ISBN 7-5407-0686-4/I·486

定价: 2.90 元

目 录

人 · 情

捐血的故事·····	曾子铭(3)
包龙眼的纸·····	林今开(7)
难忘遗命奠孤魂·····	谢霜天(13)
悬壶济世·····	三 毛(21)
吹 兵·····	三 毛(29)
临别赠言·····	赵丽莲(37)
摘 心·····	张晓风(41)
遇·····	张晓风(45)
编辑逸事·····	贾平凹(48)
画家逸事·····	贾平凹(50)
拣 麦 穗·····	张 洁(52)
留在我心底的眼睛·····	苏叔阳(56)
橄 榄·····	张抗抗(59)

在澄澈明净的天空下·····	舒 婷(67)
啊,你盼望的那个原野·····	严文井(72)
未名湖,你听我说·····	王友琴(78)
五味巷·····	贾平凹(84)
野渡灯火·····	刘长岭(90)
又见水仙花开时·····	周 明(95)
十五奶·····	庞俭克(99)

物 · 情

万物伙伴(节选)·····	张晓风(109)
纺 车·····	张拓芜(114)
香菇蒂·····	琦 君(117)
箱中日月(节选)·····	庄 因(121)
旧 事·····	丘秀芷(126)
伞,饭盒·····	吴敏显(133)
唱起唐山谣·····	阿 盛(138)
昨夜微霜初渡河·····	方 瑜(144)
最后的戳记·····	张晓风(148)
他们都不讲礼·····	张晓风(155)
花 鸟·····	余光中(165)
火 车·····	子 敏(172)
雕 像·····	萧 白(177)
霜 花·····	司马中原(179)

金色阵雨	张晓风(185)
荫我毋忘一叶情	彭 拜(188)
珍珠鸟	冯骥才(195)
我有过一只小蟹	铁 凝(198)
“小趋”记情	杨 绛(204)
我怀念的是牛	碧 野(213)
小 屋	李佩芝(219)
昆明的雨	汪曾祺(224)

—人·情—

100

100

曾子铭

捐血的故事

这是一则真实的故事，事情开始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九日。

那天风和日丽，经过省立博物馆前，看到一辆捐血车停在铜牛边，于是自己也捐了两百五十西西。

捐完血后即搭公车回家，等到更换衣服时，才发现皮夹子搞丢了，到底是丢在捐血车上？还是挤公车时给扒了？想了半天也想不通！

发生这种事，真令人懊恼，钞票丢了事小，可是里头有身分证，有行车执照及其他证件，这些东西要申请补发，不知要费多少周章。

想想，还是先向捐血中心问一下。翌日，中心回电说没看到。

既然不是丢在捐血车，那八成给扒了！这小偷也真可恶，要真有点良心，钱尽管拿去，其他证件总该还我吧！

“钞票取走后，他可能会将不用的东西扔进邮筒里。”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好心邮差看见，说不定会送局招领，这样

就不用申请补发了。”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钞票取走，其他证件就扔到阴沟里。朋友说得好：“说不定碰到好心清洁队员帮你寄回来，什么登报声明作废啦，赶跑户政机关来啦，通通免了！”

设想虽好，但有此可能吗？

“有无可能，还是等个一礼拜再说吧！”朋友既然如此献计，不从又能奈何？

于是耐心的等。一天过去，两天过去，到了第四天，果然收到一件小邮包。

匆匆拆开，果然就是遗失的皮夹了，点数里头东西，六百元钞票飞了，其他证件倒还在，意外的是多了一张折叠整齐的长信。

“曾先生，对不起，我就是扒你钱包的人。”这位写信人，以一种惭愧而不安的心情继续写道：“当我看到你的钱包里有一张红色捐血卡后，我难过得哭了，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痛哭！”

他说：“我是一个自幼丧失父母的人，童年在孤儿院度过，初中没读完就跟人家学木工，服完兵役后，又做过送货员和码头搬运工。

“在码头搬东西，全靠健康身体才能干活，可是有一天，一辆卡车卸货不小心，将整车装有肥料的重麻袋往我身上堆，我因闪避不及，当场被压倒地，结果伤了脊椎，断了两根肋骨。

“出院以后，饭碗也丢了，靠那一点医药费和赔偿金，不多久就用得一干二净，于是到处找临时工来做。我因为没读很多书，所以只能做粗工，但又因为脊椎骨受过伤，不能

做太重工作，便从南部流浪到台中，又从台中流浪到中坜。

“大概命中注定要再受一次伤，就在上个月初，于中坜交流道地方又出车祸了，等我睁开眼睛，人已躺在医院。护士小姐告诉我说，是一位好心的秦先生送我来急救的。

“撞我的车主跑掉了，幸好秦先生开车经过，才捡回这条命，听说秦先生为我办住院手续，为我垫付医药费，还为我输了两百五十西西的血。……

“我这条命算是人家救起来的，我体内的血，也是人家捐给我的，我不能珍惜这条捡回来的命，竟还扒窃捐血人的钱，我感到很难过，很痛心！

“这几天我曾好好想过，神明既然要我活下去，一定有他道理，所以我要坚强的活下去；我发誓从今以后，要堂堂正正的做人，堂堂正正的赚钱，决不再干出这种可耻的事情！”

他在信中还说：“目前因为急需钱用，所以很抱歉，先向你借六百元，我保证一年后，如果我还活着，一定会寄还给你这笔钱……”

他的署名是“一位忏悔的人”，日期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没有发信地址。

当时收到这封信，的确很感动，钱还不还，又有什么关系呢！能看到一位曾经误入歧途的青年人及时悔改，步入正途，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感到欣慰的？我很想给他去信鼓励，可惜不知人在何处，日子一久，这件事也就淡忘了。

没想到，就在前年十二月，又收到他的一封报值挂号信，六张崭新钞票，一张不缺，读了来信，真为他高兴！

他在信中说，他经过一段痛苦而难堪的挣扎和努力之

后，终于在一家书局找到工作，这家老板人很好，也很帮他，白天让他看店或送书，晚上就睡在店里。

他说，他一生最感到遗憾的就是没有多读书，现在可好了，白天工作有书读，晚上可以进修，有不懂的就去请教那位大学毕业的年轻老板。他已决定下一学年插班夜校，读完国中。

这封信还是没有发信地址，但署名改变了，他自称是“一位充满希望的人”，日期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时间过得真快，去年年底，又收到他寄的第三封信和第一张贺年卡。

他告诉我说他已经正式读夜校了，而且期中考还考了第五名，他信心十足的说，等初中读完要读高中，高中读完还要考大学，他现在对读书很感兴趣，一有机会就埋首书中。

由于他工作勤快，又富上进心，所以老板升他一级，变成业务专员了。

他在这封信中很感慨的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如果当初偷的不是我的钱包，现在又将如何？

说的也是，我也常为这问题思索着。

如果他当初偷别人的钱得逞了，势必有一就有二，愈陷愈深；如果当初扒了就被逮，就扭送警方，或关进监牢，这对他的良知，又能唤醒多少？

啊！朋友！你真是幸运的人，虽然我们迄未谋面，但我就和所有听过这个故事的朋友一样，衷心盼望你成功！

但愿今年十二月十四日，又能接到你的更好消息！

林今开

包龙眼的纸

我从水果摊上买了一斤龙眼回家，吃过了，却不知道什么味道，因为，我被那张包水果的破纸吸引住了。那是一张被扯开的英文刊物双页相联的单张，印刷很精美，虽然有点残破；上面刊载着一位署名欧尼尔撰写的《飞行搜奇录》，我却读得津津有味。这位老飞行员记述他在北极飞行的奇景，非洲上空与巨鸟互撞的惊险，西班牙的艳遇，罗马的受骗……种种奇闻怪事；最引我注意是一段描写在台湾的见闻，文端有个很醒目的小标题：“最文雅的苦力”，我将这段残缺不全的文章摘录如下：

一九五一年的一个夏天的午夜，我从泰国驾着一架运载农药的专机飞抵台北机场……（残缺）

……由三辆卡车运来一批温文尔雅的工人，他们大都穿着漂亮的外衣和皮鞋，有的戴着很合适的领带，也有……（残缺）……他们拥进了机舱，起初我很疑惑，以为海关派来这么多的验关员，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卸货工人，这是我从未见

过的有礼貌而高雅的机场苦力，由一位头发灰白而精力充沛的领班带领做工，虽然他们水准相当高，每一位都能辨识装箱上面的英文字；动作快捷而谨慎，不像一般机场搬货工人，把东西乱丢乱摔；最难得是他们互相礼让，彼此协助，好像一个大家族在假日野餐聚会中所表现愉快和合作的情绪，这是世界最文明国家机场所见不到的景象。货都卸好了，那位年老的领班和我握手鞠躬，虽然他不会说英语；但由他的诚挚和虔敬的表情，我知道他是代表这国家国民向一个在深夜里由异城飞来的飞行员致由衷的敬意。

我站在驾驶室门口，望着这一群可爱的苦力们乘着卡车在铺满了月色的机场上疾驰而去，我忽然感觉在这个夜晚我仿佛误降在一个地球以外的国度，或者是地球上的一个新的奇妙境界吧？不！这确实是一个地球上的国家，我清楚地看到机场入口处写着“中华民国”四个字，这时候，我才感到非常惭愧和失敬，在这古老、文明而讲究礼义的国家，我看到孔夫子的后裔有礼貌，而尊重地工作着，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如果我……（以下残缺）

我对欧尼尔所写在台北这一段见闻录很怀疑，我不相信松山机场有如此高级的装卸工人，因此，我将这张沾满了龙眼汁的包装纸，放在太阳下晒了一晒，再将破裂的地方用透明胶带粘补起来，寄给在台北一家航空公司服务的朋友，问他这是哪一家杂志的出版物？可否找一份给我看看这篇文章的全貌？欧尼尔是哪一家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又请他就便打听松山机场对装卸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服务队，像那位老飞行员笔下所描写那么高级的工人？

四天以后，我收到那位朋友回给我的这么一封信：

开兄：

现在我明白了你始终胖不起来的道理，你花几块钱买了一大包龙眼，心犹不足，还要在包装纸上大动脑筋，这样做，包你活不长命，但是，我又不能不满足你，承询各点，谨答如下：

一、经查本公司几位外籍工程人员，据他们说：那可能是英国航空协会出版的季刊，但是，他们手边都没有这种刊物，又不知卷号，更无从查考。

二、查本公司历年人事卡中，无欧尼尔其人，至于其他公司无从查起。

三、关于松山机场卸货工人，我和他们经常接触，他们还不错；但从未见过像欧尼尔笔下那样高级的工人，如果他有意替我们国家捧场，你何必挖疮疤呢？如果他写神话，你又如何认真呢？

朋友！我赞成你多吃龙眼，因为它含有极丰富的营养，但是，如果你吃了几颗龙眼，又在那张包水果的破纸上大动脑筋，而消耗去更多的维他命，岂不是“得不偿失”吗？随函寄上那张脏兮兮的破纸，把它扔掉吧！

你的朋友×××上

我很不听话，不把那张“破纸”扔掉；还要到那个水果摊上去买龙眼，我不在乎龙眼好不好，只希望水果贩给我几张相似的包装纸；可是我在废纸堆中翻来翻去，非常失望，找不到一张相似的纸，老板说：他记得有一捆很相似的印刷

品，都包了龙眼给顾客带走了。

我并不灰心，我要继续找路子查询那篇文章，我写信向飞机场、台北海关等机关查询，他们都说：这事至今已隔十二年，既不知航空公司称号，又不知道收货单位，实在无从查考；接着，我又上函经济部、农林厅、农复会、粮食局、糖业公司等单位，查询他们在民国四十年夏天曾否由国外空运进口一批农药，这架飞机是在深夜里降落卸货，他们回答全是“没有”。

我终于得到一个“有”的回答，这回答是来自美援会。但是，当时起卸工作并非由该会负责办理的，何况至今人事全非，资料不详，我根据美援会提供线索，访问了好几位参加起卸工作的大小人物，由他们片断的记忆，剪接成下面的一个真实故事：

一九五一年夏天的一个午夜一时十分（正确日期，至今未查出）美援会秘书长王蓬正在他的公馆熟睡中，忽然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那是松山机场给他紧急通知：美援会空运进口一批农药的飞机已经降落，这架飞机负有急迫的任务，临时决定续飞往东京，限当夜三时以前起卸完毕，否则，将先飞往东京，以后再想办法将农药运来台湾。

美援会空运这批农药，为了抢救当时台湾某些地区所发生虫害，既然已运抵松山，自然非设法起卸不可；但是，在三更半夜里，临时到哪里雇工人呢？王蓬忽然想起，这时候，整个台北只有一位官员必定还在办公室里，这位官员就是粮食局长李连春，通常他和重要随员在午夜二时以前，不离开办公室。他于是决定挂个电话给他试试看，如果李局长也没有办法，只好让飞机飞走算了。

午夜一时十分，李连春局长接了王蓬的电话，他毫无犹豫地回答：“当然，当然要卸下来，……我负责办，三点钟以前来得及……来得及，你先派人到机场等我的卡车好了！”

李局长把这件事告诉了一向随他同甘苦的高级僚属，他们都大惊失色，这件事怎么好轻易答应下来呢？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没有问题，我做给你们看！”李局长说：“马上打电话到车库，通知值班司机，在五分钟内，开两部卡车到办公室门口，耽误一分钟就要受处分！”

四分钟以后，办公室门口传来响亮的卡车喇叭声，除留下一位秘书和女工友外，三位高级僚属都被李局长带走。

“开往松山机场！”一位僚属说。

“不！”李局长说：“开南阳街。”

当两辆卡车在寂静的街道上奔驰时，三位僚属相对无语，但心里都在疑惑着：那条街全是机关行号，连半个工人寮也没有，往那里去干吗？

车开到了南阳街街口，李局长说：“开到单身宿舍。”大家这才明白了。

他们走进粮食局单身宿舍，把一个个睡得像死猪的职员都叫醒，限他们在五分钟内，穿好衣服，锁门登车。

当卡车向松山方向疾驶的时候，有一位职员轻轻地问：“科长，什么事呀？”

“到时候，你就知道。”

“我们押到松山去枪毙。”

这句话使大家笑得精神起来了。

午夜二时四十分，这两部卡车装满了农药，药箱上坐满